

在總督賞樓下跟八位玩家會合完才一起上去，除了高中同學*2跟網友*1外，認不得任何人。門口的保全感覺很寂寞，無論進出場，他都很努力地跟我們打招呼。我猜這是一份相當消磨時間跟人際關係的工作。

電梯搭到三樓後就是總督謀影場地了，徹底隱身在民宅之中，隔音效果感覺做得很不錯，不然按照遊戲時間來看，住戶理應會抗議。

推門進去後整個戶型都是遊戲場地，內含：入門一個小廳，供人放行李跟鞋子，走廊上幾間簡易更衣室，連接到四通八達的主桌，主桌再連接到解任務的幾間處室，空間有限，但基本感覺不到擁擠。

首先踏入小廳的話，第一時間會注意到的是濃烈香氣，接著是刻意選擇了懷舊復古流的背景音樂，跟無法忽視的大面積深色木地板。

主持人前來接待我們，讓我們把行李放在角落的長櫃子裡，我把自己的黑色背包塞進右下角，等待。音樂跟香氣讓人恍惚，這裡不像臺北的任何地方，我認為這些感官體驗也是遊戲的要角。如果是我一個嗜買沉香的好友在此，恐怕就能分析這種氣味的來由，但我鼻子很鈍，只能迷迷糊糊地相信這是1945年的味道。

主桌上不少東西，我們跟著主持人走進會議室，他叮嚀過我們千萬別轉壞老式電話了，還讓自願者上手玩了幾下。

長桌上擺的器物大概是九人份。

九人份的劇本，個人任務小本，九杯茶，九個筆記本，九支鉛筆，九個桌上名牌，還有掛在每個人椅背上的包包。道具的質感挺精緻，武漢肺炎時期肯定得消毒到死。

空間一下子廣闊起來，音樂跟香氛的存在感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亮晃晃的日光燈，借著這股光源，每個人入座後拼死讀著遊戲現場才會出現的劇本，我讀是讀了，但全部沒進到腦袋裡，這種短期失憶症狀算是舊疾，常常在玩劇本殺時發作，所以我也不以為意，大概是還記得自己的本名就好。

從這一刻開始，我叫做山口孝治。

情報所的玩家們分批被叫出去換裝，我的服裝是白襯衫黑背心西裝褲，從沒繫過皮帶，所以讓工作人員幫我繫上了，真是不好意思。順帶一提，我很喜歡同學的打扮，從來沒看過他穿裙子，沒想到在實境遊戲看到，我想下次看到應該是世界末日審判前夕。

準備時間結束，遊戲正式開始了。

開頭需要演一場有劇本的戲碼，東野牛開門衝進來的時候，我正死盯著劇本書，因為我得第一個開口才行。我一抬頭，發現其餘八人也是看著劇本書不動，彷彿入定。

東野牛輪番介紹了辦公室之間的八卦，小林正義跟星野鈴香正在交往、我是所長的養子，諸如此類的人際關係。老實說我沒有很認真聽其他人的八卦情史，因為我還在想等等得第一個開口說話，壓力很大。秘書高橋舞走了進來，他講完前述就輪到我了，我坑坑巴巴地照著劇本唸完，節制地拍桌。十分擔心紅茶會濺出來。

這一切讓我想起大一的戲劇課。

簡單來說，局內發生了一起兇殺案，且兇手客觀而言極有可能是我的父親，雖然我打從心底不相信這回事，我的父親不可能做出這種事情。

父親回到辦公室了，那扇門被來來回回撞得咣咣響。他一身軍裝，眉頭皺得特別緊，聲音低沉，我感到畏懼，也很怕那扇門被大家撞壞，難道前所長死後，我們還有多餘的經費修門嗎。

一進門說了些什麼已經記不清了，田中義夫繞到我跟黑田博文的背後，勸課室間要好好相處，邊說邊招緊我倆的肩膀。如果父親改去做肩頸按摩師傅，應該會很賺錢吧，但我當下並沒有心情想這種玩笑話，只覺得肩膀快被擰斷了，這顯然是善意威脅——處不來就殺了你們，之類的意思。

訓話完畢後，大家都起身，拎上個人背包往課室移動，我也想跟著回到電訊課，卻被叫住了，課長們需要到所長室集合。我覺得那裡跟地獄差不多，父親的皺眉真的很可怕，他確實有著老鷹般的眼光，只是難以確認我是巢下的幼雛，還是平凡日裡的又一隻獵物，肥田鼠，我可能是肥田鼠。

肥田鼠跟黑田博文還有小林課長進了辦公室，父親說了什麼來著，我忙著注意該怎麼體面地站著才好，好像是線索受阻了，東野牛恰巧進門來要求我們拿錢換取情報，不過情報值整整一塊錢。三個課長面面相覷，誰也不想拿出錢來，其中一人問：在所長前面賄賂是可以的嗎？所長表示東野牛有自己的規則，他予以尊重。這個規則真是彈性呢，父親是這麼彈性的人嗎？我印象中的他跟地藏王菩薩還有台灣人那些露齒恫嚇的門神像差不多。

我身上只有一塊錢了，眼看其他兩人沒有要出錢的意思，我掏出僅有的一塊錢，邊說：這是我下個月的飯錢了。雖然也不知道還有沒有下個月可活，戰線看起來十分不樂觀。當然，後半句並沒有說出來。

東野牛爽快地把情報給了我，我用雙手把情報爽快地供奉給義父。

好像不是這樣做的，所長退回了情報，叫我自己唸出來，我在慌亂之下把字唸錯了，旁邊的高橋舞秘書貼心糾正了發音。幸好我是化學科的，如果是文科生的話，讀錯漢字可是奇恥大辱。

總而言之，課長們都收到了鈴木志雄前所長的「禮物」，合起來就能開啟機關，拿到更多解不完的謎題。所長還展示了寫著「雪」的金手環給我們看，並警告我們不得說出去，且要好好注意這東西。但放在所長室的東西要怎麼隔空保管呢？這又不是能隨便進來的地方，至少我不想進來。

在解決暫存事件後，父親點名了小林課長，拿出一把鈔票來，問他人事費該怎麼分配給各處室，共有九塊錢，三張兩塊三張一塊。我瞄了一眼小林，希望他把錢給我，至少得還我一塊錢吧。但小林很陽光地說他要獨吞。（我聽起來就是這個意思，不可置信，王八蛋人事課。）

幸好父親拒絕了他，他厲聲表示沒有貢獻就沒有收穫，然後轉過來讓我把錢收下了。這一刻的父親看起來比較像地藏王菩薩。

我仔細數著手上的鈔票，分成三人份，然後在課長們奔回處室前平分了這九塊。雖然有想過要不要乾脆讓博文跟我平分算了，或是乾脆三等分給千鶴，但處室間要好好相處，所以這才是最好的選擇吧。

絕對不是我很怕再被父親掐肩膀之類的原因。

回到電訊課後，吳霜小姐跟小百合小姐看起來十分忙碌，前段的謎題我好像幫不太上忙，光是要把筆筒移來移去就處理了很久，幸好旁邊有不知道為何很擅長密碼的東野牛先生在。

電訊課的本業果然是處理密碼吧，我按照上輩子玩摩斯密碼電子遊戲的記憶解開了機關。

直到解開機關的十五分鐘內，我不停望向電話，卻沒接到任何一通找我的。
奇怪，這個時間點，應該要有共產黨的人打電話來核對身分了。

但沒時間想那麼多了，電訊課解完了機關，所有人強制前往大廳會合。

記憶實在是很勉強，一口氣發生太多事情了，目前唯一確定的是，我們距離得到原子力情報還很遙遠。

以及，我終於接到了打給「灰鷹」的電話，跟組內的共產間諜彼此確認了身分。

總之——現在回想起來時序有點混亂，可能是空襲逃難過程撞到頭的關係吧。
對於山口孝治來說，主要有幾條大事件正在同一時間發生。

共產黨任務
父親交代的個人任務
原子力情報
情誼關係

共產黨任務需要透過電話確認來意，我起初覺得這樣有點魯莽，但是看到其他人也都光明正大接電話談一些感覺很機密的事件後，我就放寬心了。不過，組內到底有多少個間諜啊？為什麼大家的行跡都這麼可疑？唉。

先是千鶴打了電話來，其實我從聲線就認出他了，但還是再確認一次，不敢相信他也在共產黨裡面。雖然同陣營有點開心，但還是希望他能選擇更順遂的地方過日子。

張忠男先生的聲音也是一聽就知道了，有獨特聲音又大嗓門的人真不適合當間諜，但他還多問了其他間諜是誰。我握緊話筒，掃了一眼電訊課的人員，很好，可愛的下屬吳霜，完全不構成威脅。我以普通音量說，林千鶴。

不那麼充滿危機的電話密報結束了。

當高橋舞小姐跟我們搭話時，我依然深陷在千鶴原來身在共產黨的情緒之中，不，這種意外之情現在又加上了一人，看起來精明俐落的高橋舞小姐，居然也是我們共產黨的成員。要是高橋舞小姐也在我們陣營的話，看來勝算很大。

他又把我們幾人領回電訊課，在打字機上同時按下AXE的話，從這裡通往所長室的密道就會開啟。我們需要趁外面引發騷動時，闖入父親的辦公室，取得共產組織所需的風之卷。

其實我不太樂意這麼做。不合宜的時機點，不禁想起了尾崎秀實先生，雖然我們僅有短短數面之緣，他到了中國當記者後就甚少來往了，但千鶴也好，張忠男先生也是，我們都是相信只有共產勢力真心在乎人民，才會一起出現在這裡的吧？此時此刻，我不相信父親會做出跟我相同的選擇——那就只好闖進去了。

高橋舞小姐指示我們，一旦電訊課外面傳來尖叫聲，就是行動的訊號。

在臨走前，他不放心地回頭問了我們一句：都還記得嗎？

我緩緩回答：AXE。顯然是還沒有從臆想回到現實的答案跟反應。

張忠男果斷更正，是尖叫聲吧，外面有尖叫聲就行動。

我沈默不語。

我可能是有史以來最蠢的北帝大畢業生，請收回我的畢業證書吧。

在高橋舞小姐出去沒多久後，外面確實傳來了高八度的尖叫聲。真是厲害的行動力啊，高橋舞小姐。

我們鑽進了密道，密道很短，一下子就能起身了，從全新的視野看見了所長室呢。沒有父親的所長室，真是太寬敞了，呼吸一下子暢快了起來。不過，轉念一想，真不知道這密道有何居心，我父親是兇手的可能性又更低了，假如有密道的話，誰潛入所長室暗殺都不太意外吧。

張先生跟千鶴一進到房間就開始翻箱倒櫃了，我在後面好像幫不太上什麼忙。

沒一會他們就解開了謎團，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張先生一度觸發音樂盒，旋律瞬間迴盪整間所長室，嚇得我們又連滾帶爬擠回電訊課，確認沒事了才又悄悄鑽回所長室。我真的當過兵嗎？真的有受過父親的嚴格教育嗎？這點膽量，我都懷疑起自己是不是被奪舍了。

外頭的紛亂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想不透高橋舞小姐是怎麼辦到的。

後來聽吳霜小姐說，好像是以假蛇作為誘餌，吸引走大部分人的注意力。沒有親眼看到的話，果然還是很難想像是怎麼回事呢。

在整場紛亂結束之前，我們拿著共產黨的撤離計畫跟文件逃回了電訊課。尋獲冬之卷，需要回報給遠方的上級長官，高橋舞小姐正跟我們聊到一半，我手裡拿著那張卷子，還有張忠男先生塞過來的逃難計畫，電訊課外又傳來了更大的騷動。

爆炸聲。

但並非美軍空襲，聲音是從更近的地方傳來。

當我們趕到大廳，就看到田中佑太倒在地上了，所長也趕到了，他讓大家把侍從官扶到沙發上，再去檢查地板的爆裂物跟信紙。

我看了眼侍從官，如果還能呼吸的話，傷勢看來不太嚴重。

箱子，爆炸物，致田中先生，新啟會什麼的，資訊量實在是太大了。我耳朵嗡嗡響，這跟之前情報所附近的炸彈案是同一個手法嗎？也許吧？怎麼回事？完全搞不清楚。

高橋舞小姐挑釁地問了父親有關新啟會的事。從這個角度，我只能看見父親的側臉，跟平常沒什麼差異，非常剛毅且緊繃的五官，但感覺出來氣氛不對勁。

侍從官顯然也覺得高橋舞不對勁，老實說連我也覺得高橋舞小姐突然發神經了，我們的共產任務呢，這時候搞砸的話，共產黨的任務怎麼辦呢。

大家陸續回到大廳了，就好像這件事從沒發生過。

有一些人鬼崇地跟高橋舞小姐在談話，沒出現在爆炸案現場。我很疑惑，問了其中一人，你們在這裡做甚麼呢？問話被草草帶過了。雖然十分可疑，但我也還有事情要做，就沒有特別追究了。

在此之後，我們成功用電話通知了共產黨組織，尋獲冬之卷。

時間回到爆炸案之前。

電訊課又來了電話，要不是為了組織溝通順暢，我已經想拔電話線了。

應該是小百合先接起了電話，又或者是誰，實在是太多通電話了，可能又是共產黨的通知吧，我抱著這種心情接起了電話。

「喂？到所長室來。」對面傳來沒什麼情緒的嗓音。

在我應好之後，對方毫無猶豫地掛斷了。

猜錯了，這是來自地獄的電話。

在所長室外敲了兩聲門，獲得了許可後進入了。

一進門，所長就叫我坐在椅子上。（不，仔細想想，他並沒有那麼和藹可親地說，不是像正常人一樣說，請坐，這邊坐著喔，幫我做一個坐下的動作，他是說，坐下。）

因為對方還沒坐下來，基於禮貌，我還是站了一下，結果又被父親罵了。瞬間想起了可怕的體罰跟早起背單字。你要勇敢，孝治，你已經是成年男人了，這個人根本就——我服從地坐下了，但感覺這張整個人陷進去的椅子，正在吞噬我的視線。

長話短說，總督府已經在懷疑我了，我需要證明自己是無辜的，父親遞給我一包錦囊。不成功便成仁，也許吧，老實說那時候的我沒有很在乎自己的死活，只要任務成功，還有黑田博文跟千鶴可以活下來就好了。

對面的人眉頭深鎖，他說，你看起來很緊張。語氣似乎放軟了點，但大概是我的錯覺。我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只是機械式的應好。

為什麼我們得在這種場合下說話，也許還有更好的地方可以聊天，像是小提琴獨奏會之後……也可以是邀請黑田一起的音樂發表會，他當伴奏，我拉主旋律。謝幕之後，大家都在送花的那個時機點，我們就可以花大把的時間聊天了，永遠用不完的時間。

我帶著錦囊離開了所長室。

省略一系列不複雜但依舊出錯的搜查，我意識到自己的任務早在結束之前就結束了。

最終拿到的是兩張名單，林千鶴，共產黨成員，黑田博文，美軍間諜。

機密文件上的紅色邊條顯得很刺眼。

千鶴，我知道，但黑田博文？不，先不去想那回事的話，這根本就沒辦法交給父親。

但父親交代的任務又怎麼辦呢？我要兩手一攤，說自己就是辦不到，有辱山口家的尊嚴，那也恕難從命。但是在兩條人命面前，尚且未知他們被抓到會有怎樣的下場……我在大廳踱步，單腳轉著腳下的皮鞋，能聽見皮質跟地板摩擦發出的細微尖叫聲，也許什麼聲音也沒有，那純粹是發自我內心的悲鳴。

田中佑太到底在想什麼呢？在他經過的時候，我下意識地把紙條折起。

已經懶得去想父親在想什麼了，那已經遠遠超出我心靈的負荷。

我在想什麼？

我在想，紙比槍能殺人。

又轉了五圈的皮鞋，鞋尖都快擦出煙了，我決定了。

這件事就瞞下來吧，我失敗了，我徹徹底底失敗了，無論是作為義子，還是作為山口家的驕傲，再也沒這回事了。

我收起那兩張間諜名單，決心把它們永久封存。

電訊課又來了電話。

依然是父親打來的。

他問我任務成功了沒有，我說沒有，什麼也沒找到，我失敗了。
我乾巴巴地回答，因為我能力不足。
短暫的沈默過後，父親掛斷了電話。

已經有點放逐自我了，大概會被總督府抓去吧，就這麼絕望地在場內閒逛。

前所長的兇殺案真相，還有前所長的癖好，這時候追究也已經太遲了，距離撤離不到二十分鐘。
雖然挺重要的，但已經沒有心情顧及那些了。

千鶴正在解原子力情報，我們交換了一下已知資訊，順便搞懂了他為什麼加入共產黨。我說我會保護你的。很空泛的誓言，這年頭連小學生都不這麼說了。從包裡翻攪一陣，繞過燙手的間諜名單，從夾層抽出三塊錢，拿給了千鶴，反正也用不著了，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把整個錢包都給他。

也去見了黑田博文，他說他有話要跟我說。

我們在電訊課裡面說話，也許是因為這裡異常冷清吧，吳霜小姐跟宮崎小百合小姐一天到晚往外跑，就連身為課長的我也不常出現在這裡。也看過張忠男先生在這裡跟其他人密謀些甚麼，這裡可能是上好的八卦聖地。

黑田博文說，我愛你。
我說，嗯，當然我也愛你，是兄弟情的那種愛吧？

黑田博文很堅持用更簡短的語言來描述這件事，就是，我愛你。
我很納悶，難道不是Bromance的那種愛嗎？

黑田博文說，我在車上看著你畫畫那段往事呢。
我堅持，那不就代表我們是很好的兄弟嗎？我喜歡你呀。

這段對話就在這樣的邏輯中無限循環。我不明白他想說什麼，我們已經一起工作了，而且還能天天見到彼此，這簡直是最棒的生活。而且我們的誤會不是解開了嗎？我沒有故意拋下他呀。

東野牛把頭擠在門縫偷聽，我們看著他，接著吳霜小姐也進來了，他一臉撞見不可告人場合的樣子，又想走出去。

可以待在這裡，我示意，反正這不是什麼隱私話題。

黑田博文說起他跟千鶴有過一些矛盾，而且之前還交往過，我有點驚訝。這段對話就這樣結束了，我依然不明白黑田博文的意思，要是我們都沒被美軍炸死，也沒上軍事法庭審判，總有一天能再談談的吧。

到此，撤離時間剩下十分鐘。

在撤離前去上了廁所，回來的時候被大門困住了，不管怎樣都關不上門。說不定是方才的爆炸案讓鍊條變形了，不然怎麼可能呢，這扇門我可是每天出入的。

洽好在大廳跟其他人談話的高橋舞小姐，看到我進門來，轉頭說山口課長你辛苦了。我在原地僵持了一陣，門依然關不上。

高橋舞小姐大步走了過來，然後以相當力量砰地一掌關上了門。

再三感慨，幸好秘書小姐是共產黨這邊的。

原子力情報看來是解不開，要是我打從一開始就違背父親的要求，不去找那些能自保的間諜名單，也許還有點機會吧。一路上辜負了共產黨對我的期待，也辜負了父親對我的期待，到最後甚麼都沒能把握住。我有辜負自己嗎？大抵沒有。我只是一再讓身旁的人失望而已。

在美軍的空襲到來之前，審判現場先到來了。

父親衝了進來，這個場面似曾相識。

他氣急敗壞地宣布殺手就在情報所內，洩憤似踹上好幾腳椅子，並一一唱名總督府的清算名單，他說從現在開始，只看證據說話。所有人的雙手都得放在桌上，證明手中無武器。

我順從地把手放在桌上。他真的有在乎過我嗎，比起我的處境，他好像更在乎鈴木志雄前所長被刺殺的真相，還有揪出所內的殺手。

我大概不是很重要吧，我只是一個甚麼都做不好的養子，已經接受了這個現實。

有嫌疑的人被一一叫起，父親讓他們拿出證據來，有人說我好像有線索，但三秒鐘內沒拿出來，一併被當成叛徒處理了。輪到我的時候，父親只簡短地說，山口孝治，去總督府接受調查，沒有多餘的對話，也許我們的父子關係，對他而言也是很多餘的吧。

被銬上了手銬，跟可能是間諜的人站成一列。

一臺測謊機被搬了進來，所有人得輪流宣示自己不是兇手。誓言是，我不是蛇機關的成員，也沒有殺害前所長。叛徒們的手銬被短暫解開了，宣誓完畢後，又一個個站回去牆邊，我也是其中一員。

看著所有人輪流宣誓，我心想，會忘詞跟卡頓的人不可能是兇手，兇手肯定預想了這個情景無數遍，說出來的話不會有結巴的。高橋舞小姐的眼神變得很奇怪，可能是我多心了吧。

結果那臺測謊機被動過手腳的樣子，拿紫外光探照手背，沒有顯示出圖案的人，反而才是真正的殺手，其實到現在還是不太了解全貌——當我回過神來，父親正拿著手槍抵住吳霜小姐的太陽穴。

吳霜小姐、居然是吳霜小姐嗎？我震驚到不行，那個一直都看起來很乖巧的下屬，怎麼可能殺害前所長。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實在是太混亂了，高橋舞小姐又挾持了吳霜課員，父親大喊著讓所有人蹲下，他自己也蹲了下來，幾發流彈掠過頭頂，我看著他持槍的背影。要不是我如此無能為力，要是我也有能反擊的武器，要是我是他成功的兒子，或許情況就不會變成這樣了吧。

要是我有能力保護所有人就好了。

但我只是窩囊地蹲下了身。

高橋舞小姐被逼進了拷問室，我們也全被套上黑布袋，甚麼也看不清，只好搭著前人的肩膀，陸續著進到拷問室裡頭。

所有人都被關進大牢，我跟間諜們則被安到了刑求椅上。頭套被拔掉了，我向上看，頭頂上滿佈染血的鐵刺，距離不到一公尺。

只剩父親、田中佑太、高橋舞，仍是自由之身。

又是有關於新啟會的爭論，高橋舞小姐……不知道該如何稱呼她了，差點殺死我父親的傢伙，說起前所長的家庭關係，還有他和我父親的陳年舊事。感覺大腦要麻痺了。為甚麼甚麼都沒跟我說？父親喜歡鈴木志雄所長？真的假的？被綁在這裡甚麼也看不著，就算我拼命側身，也只能看到田中佑太把手搭在牆上的拉桿，還有牢獄裡那些同事無助的表情，以及聽見一來一往，逐漸升高的爭執聲。

鍋爐上的滾水泡沫，最終擊破了表面張力。
田中佑太為了保全旁世的位置，開槍擊中了父親。

方才看不清的，這下子倒是看得很清楚了，父親就倒在我面前。
沒有看見血，他吃了兩三槍後，吃力地倒在地上。
死了嗎？不可能吧？就這樣？

我沒辦法接受這樣的結局，要是早知如此……子彈要是打在我身上不是更好嗎？該死。

趁田中佑太還在發言的時機，大家的注意力全在另一方，我眼睜睜看著父親往前爬行，逃出了拷問室。田中佑太追了上去，很快的，拷問室只剩下我跟同事們。

應該趁機絆田中佑太一腳的，但很可惜，我的腳也被牢牢銬在刑具上。

我要成為沒父無君的人了嗎？那時候在想這個。

同事們開始討論起該如何逃離這裡，我看見鈴香小姐過來幫我解除了手銬，接下來只剩被困在刑椅上的黑田博文跟關在監牢裡的眾人了。

透過破解監牢內的電路設備，同事們被釋放了，黑田博文也重獲自由。大家開始分頭逃難。

千鶴肯定得跟著我們事先搜查好的共產黨路線逃脫，幸好我們能一起離開這裡，不太確定黑田博文要奔向何方，可能是跟著美軍一同撤離吧。希望我們還能再見面。

翻轉拷問室一角的菊花標章後，密道出現在眼前。

我跟張忠男先生、千鶴，還有不知道為何途中加入的小百合小姐，透過密道離開了情報所。

街上塵煙滾滾，哀號聲不斷，火光，戰爭尚未結束，但我卻產生了一切都已結束的幻覺。

回頭看不見情報所的影子，建築物本體跟原子力情報，恐怕一同消失在歷史的塵埃當中。

穿過幾條小巷，來到開闊的平地，能從兩側平房的夾縫間，看見燈火明亮的總督府。

共產黨派人接應了我們。

父親到底去了哪裡呢？他還活著嗎？

瞪著夜空，星星沒能給我答案。

唯一能給我答案的人，已經不在這裡了。

山口孝治結局1-2

你望著斷垣殘壁，不知名的植物吞沒了大部分的木頭梁柱，而那間廂房早已倒塌消逝，現在只有一棵大樹佇立在那。

這裡是鳳山樓的舊址。

五年前一場大火將這裡燒成廢墟，或許是哪位心懷埋怨的恩客吧？這裡本來就偏遠，這一下子人更少了。附近的銀龍旅館失了客源，老闆也在三年後收收走人，徹底讓這裡成了一片荒野。

但你喜歡這片荒蕪，適合靜靜地回憶。

那一天，你爲了拯救黑田博文撲倒了他，自己卻被梁柱砸傷，但那是你這輩子最值得的一次傷，你們的關係大幅升溫，讓你一度錯覺兩人會有幸福美好的未來。

或許，早知道就不救了。

要是當初不受那次傷，現在還會這麼痛嗎？

究竟在死去的愛中悔恨好，還是像現在這樣，活著卻老死不能相見日日夜夜折磨著？不，這都不對當初自己被砸死了多好，就能自由自在永遠活在黑田博文心裡，永遠。

看看手錶，時間差不多了。

家裡那條老狗還在等著你帶牠去散步。

那一年的台北大空襲，你幸運地生還。但你並未舉報出所內的軍統間諜，導致機密情報外洩，日本政府震怒，你被免職，並遭到日本高層調查監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你才重獲自由。

戰爭是結束了，但你心中的某一塊也跟著結束了。

在戰爭之後，你感覺自己老化的很快，田中義夫過去總叮嚀你，鐵錚錚的男子漢才不需要別人照顧，但十幾年下來，你不得不面對自己成了一名無能老頭的事實。

你這才明白，對老兵而言，戰爭才是他們的生命線，當戰爭結束，真正的他們也跟著死去。而你也是。

你真正的生命線，也隨著戰爭死去了。

你望了最後一眼鳳山樓的斷垣殘壁，昔日的歌舞昇平，只剩蟬鳴鳥叫。當時少年的你們來到這裡才覺得大人的世界多麼刺激，現在卻已經當厭大人了。

手中的菸蒂如往常一樣扔進泥地裡，你注意到旁邊有些熟悉的腳印，你衝動蹲下，立刻覺得自己很蠢。

熟悉的腳印？

笑死人了，哪有人同一雙軍靴穿這麼多年的？

但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錯覺，

空氣中似乎還有一絲淡淡熟悉的味道，你那位義妹最常用的香水。

可能只是妄想，但你還是忍不住期待著。

或許他們跟你一樣，有時候也會回來看看。



孝治：

如果你讀到這封信，代表從此，我們再也見不上面了。
這是最後寫給你的信，我想告訴你，我田中義夫這輩子犯了罪過，
我辜負了很多，很多事如果可以，我希望重來。

但收你做為養子，我從不後悔。

如果我田中義夫這輩子有什麼驕傲，那一定是你，山口孝治。

我知道你從小覺得我嚴厲，以前的你總是叛逆。我們沒有血緣關係，
但是，常常不是我想這麼嚴厲，就是口氣就改不過來。

你從小到大做的每件事我都記得：

你衝進火場救你母親；你以全臺灣第七名考上臺北帝國大學；你在
關刀山大地震救了人；你在陸軍表現非常優秀，我用過很多親信，但他們
都及不上你的一半好；你成為原子力發展情報所的電訊課課長，過程中我
沒幫任何忙，全都是你靠自己實力辦到的。我為你驕傲。

你父親是我很好的朋友，我曾答應他，要好好替他照顧你們。也幸虧
如此，我才能收你為養子，我由衷感到幸運。但之後我沒辦法繼續照顧
你們了，好好照顧你自己，還有你的母親。她跟我一樣老了，身體開始有
一堆毛病，但她總是很逞強，我相信你比我還要了解。

原本我是希望你能接任我的位置，但我死了，情況就不一定了。但放
心，我知道你個性堅強，果敢敢衝，我已經替你安排好其他工作接應你，
不必再去臥底。畢竟你還年輕，生命寶貴，你母親這輩子操的心夠多了。

至於你想跟誰過日子，過去我曾希望，你能好好找位你愛的女子，生
個孫兒，一家人好好享受天倫之樂，因為這是最輕鬆的一條路。

我其實也知道，你心裡有自己的想法。

但我知道你絕不可能告訴我，畢竟我做事霸道，個性固執，我也不知
道該怎麼開口跟你講。但既然我們再也見不到了，我想藉這封信跟你說：
想做什麼就去吧。你會過上你的精采人生。我永遠支持你。

父 田中義夫 筆